

更衣室後的醜陋言談—階級和種族分化(二)

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

如同其他大學校院一樣，Amherst 學院努力地處理長期存在的種族和性侵犯問題、走出希臘化生活的陰影、不把 Jeffery Amherst 爵士當作精神領袖……。這種改變也在各處發生，一些具有歷史的學術機構，開始覺得有些傳統、標誌和做法已不合時宜。本月，耶魯大學就移除校園建築物中支持奴隸制度或白人至上者的名字。

高等教育的新常態，是不停地判斷和再評估，而且學生要有緊急對應的意識。在哈佛男子足球隊的調查報告出籠後，女性們在校刊上呼籲男性：「我們不能改變過去，但我們要求你們現在和未來能幫助我們」。男性隊員則承諾：「盡力建立一個更尊重和諧的運動場、教室和哈佛社區」。

但是，Amherst 學院的校友，鮮有人願意出面談論學校運動員的內情。調查該案的人員，也只集中在幾個跑者身上，並不考慮長期的文化問題。上月底，校長 Martin 女士准許田徑隊總教練 Erik Nedeau 的辭職，主管們也開始傾聽女性的聲音，了解男性運動員帶給她們的困擾。Amherst 學院的教授們預測，越野徑賽隊員的不良行徑，也有可能會出現在其他族群。其實卻不然，原因是相較於其他大型校院約 2% 的運動員人數，Amherst 的運動員佔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一，在校園社交生活中有不尋常的優勢和聲音，傳統上，也容易受到校長及主管的保護。

最近，一個棒球隊員批評校方領導，對運動員問題視而不見，並用糖衣包裹，好像校內從未出現過像川普總統「更衣室談話(locker-room talk)」的言語行為。Martin 校長辯稱，她從未說 Amherst 是完美的學院，不會有更衣室談話。鑒於一個團體過於親密，以致於不與其他同學有廣泛的互動，不是好現象，她要求學校宿舍不接受集體申請，包括運動員在內。但是這種政策，對於管理者來說實在很為難，他們希望推行包容性的文化，但又不希望掐著學生的喉嚨，逼著他們一定要有「人文社會—理工」這樣的交流互動。

一位從巴基斯坦轉入該校的學生 Siraj A. Sindhu 說，他研讀文學和法律，在這個如同田園詩般的校園，以及多元文化的尊嚴裡，其實深藏著分歧和矛盾。這是屬於大家的地方，但每個人都知道他/她的界限。相似背景的學生或運動員聚集一處，形成機制默許下的「安全空間」。在越野隊的醜聞中，所謂的群體默契，是透過貶低「另一個人」而形成的。但是他也看見學校必

須通過富裕學生的學費和校友的捐贈，使「大 Amherst 鏈」緊密連結，學院才能實現其崇高的目標。「惟有富有的白人菁英，才能創造無種族、無階級、平等社群的文理學院」，他認為這種說法和觀念，是很矛盾而且虛假偽善的。

愈來愈多來自較低收入家庭的 Amherst 學院學生，開始譴責富裕同學的惡行。一位亞裔學生在臉書上寫到一位富有的同學告訴她，她有這樣的大學經驗，應該感謝他家的捐獻。結果她收到 860 個回應，大多是憤怒或悲傷的符號。

擔任英語和黑人研究的 C. Rhonda Cobham-Sander 教授，曾經要學生提供校內令人感到最不舒服的場所是什麼，學生們帶回來的，多是運動場所和餐廳的照片，認為那是運動員和非運動員分界最明顯的地方。Cobham-Sander 教授在加勒海比長大，30 年前因該校有意加強僱用女性和少數族裔教職員而受聘。她說，不可否認的，學校一直在進步中，但是有些人似乎無視於未來艱難的工作。Amherst 學院充滿自由意識，從不輕視社會正義，使人懷疑女性和少數民族所經驗的歧視或騷擾，是否真有其事。越野徑賽隊的電子郵件，平鋪直敘其中內幕，使人難辭其咎。

她說：「也許這件事已經達到了引爆點。長久以來成群結黨的人，看到的是自身所受的威脅，我們看到的，則是社群重新調整洗牌。總要先有危機，才能見到轉機。」

譯稿人：趙維新

資料來源：2017 年 2 月 19 日 高等教育紀事報